

# 基督新教多元聖經譯本的經驗與發展

## 以「功能對等」翻譯理論為中心

蔡銘偉<sup>1</sup>

本文作者指出：聖經翻譯就是宣教的工作，因此基督新教自馬禮遜之後的每位宣教士，大多把聖經翻譯列為宣教事工的首要任務之一，即使沒有任何譯本可以宣稱「完全符合原文」。文中介紹基督新教的多元聖經翻譯經驗、文化與聖經翻譯的關連，以及如何解決「跨文化溝通」的挑戰，焦點放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對當代聖經翻譯的影響。在近代中文聖經翻譯成果中，「現代中文譯本」即是第一本採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所完成的全新譯本，故文中亦介紹其翻譯特色，及與不同譯本的比較。

### 前言

從教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早期新約聖經不同語言的譯本與初代教會宣教的步伐幾乎是並進的：最遲至第五世紀，若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往北有喬治亞語（Georgian）譯本、亞美尼亞語（Armenia）譯本，往東有敘利亞語（Syriac）譯本，往西有古拉丁語（Old Latin）譯本，往南有科普替語（Coptic；埃及北部）譯本以及埃塞俄比亞語（Ethiopic；埃及南部）譯本。這些早期譯本的分布

---

<sup>1</sup> 本文作者：蔡銘偉牧師，台灣神學院新約聖經神學博士。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壽山中會羅雅教會牧師，並在長榮大學神學院、台灣神學院擔任兼任助理教授。現為台灣聖經公會聖經翻譯專員。

位置，與早期教會發展的地理區位是一致的。

根據聯合聖經公會的統計，第一世紀到十八世紀初，平均每一百年增加 1.9 個譯本，十九世紀這一百年增加 446 個譯本，二十世紀間，每十年增加 152 個譯本。因此，每一位聖經翻譯工作者都明白：聖經翻譯就是宣教的工作。

第一位來到中國的基督新教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認為，十三世紀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在元朝大都的宣教工作無以為繼的理由之一，就是「沒有進行聖經翻譯工作」。因此基督新教自馬禮遜之後的每位宣教士，大多把聖經翻譯列為宣教事工的首要任務之一。

本文的目的乃為介紹基督新教的多元聖經翻譯經驗、文化與聖經翻譯的關連，以及聖經翻譯理論如何解決「跨文化溝通」的挑戰，因此焦點放在自 1970 年代之後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所採用的「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t）翻譯理論對當代聖經翻譯的影響。<sup>2</sup> 在近代中文聖經翻譯成果中，「現代中文譯本」即是第一本採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所完成的全新譯本。故本文亦將介紹「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特色，以及與不同譯本的比較。

---

<sup>2</sup> 「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t）又稱「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t）。詳見下文說明。

## 一、聖經翻譯是跨文化的溝通

曾有原住民神學生在課堂上詢問漢人的教授一個問題：「老師，為什麼你們漢人都吃母鴨？你們不吃公鴨嗎？」一時之間，這位老師被問得摸不著頭緒，幾經對話之後老師才恍然大悟，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原來這位原住民同學看到平地到處都有「薑母鴨」的招牌，而且冬天生意特別火熱，所以他很疑惑為什麼漢人只吃母鴨，不吃公鴨？對這名原住民同學來說，他所理解的「薑母鴨」這個詞語，就是「用『薑』來烹煮『母鴨』」的意思。但對生活在平地的漢人（特別是台語族群）來說，「薑母鴨」這個語詞意思是「用『薑母』來烹煮『鴨』」。這位原住民同學不清楚的是，「薑母」其實是台語，就是一般俗稱的「老薑」。其實這位同學並沒有誤解，因為在他的生活文化中，只有「薑」、「老薑」的詞語，而沒有「薑母」這樣的表達方式。

筆者引用這則軼事作為開場白，為要說明「文化」是如何在一個人的「理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同在一個使用相同文字的生活圈中，都有可能因為文化、生活經驗的不同而產生理解的差異；那麼，聖經與我們之間更是有著巨大的時間、空間的差距，那麼聖經的翻譯在方法、原則上，就需有更多考量了。

文化如何影響聖經經文的翻譯，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馬可福音》二章 19 節有一個片語，希臘文原文直譯為「洞房（新房）的孩子」（οἱ υἱοὶ τοῦ νυμφῶνος），早期聖經翻譯多以字面直譯，因此造成許多讀者誤解，以為是指「新婚之夜受孕的孩子」。

然而，「洞房（新房）的孩子」是猶太人獨特的表達，指的是「新郎的朋友」，因此和合本譯作「陪伴之人」。

簡單地說，聖經翻譯就是跨文化的溝通，那麼要達成「跨文化溝通」的目標，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方法（也就是「翻譯理論」），一直是聯合聖經公會長期努力的目標。

近代基督新教聖經翻譯事工與世界各國「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的發展，特別與 1945 年成立的「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息息相關。

## 二、聖經公會運動

聖經公會運動的發起，是由英國威爾斯一名叫做瑪利·瓊斯（Mary Jones）的小女生為擁有一本聖經的感人故事所激勵。<sup>3</sup> 瑪利的故事後為英國教會界所熟知，於是 1804 年便促成了第一

---

<sup>3</sup> 她在一個貧窮的基督教家庭中成長，父母親都是紡織工人。瑪利從小就渴望閱讀聖經，好好學習上帝的話語，但她們一家並沒有能力購買一本聖經。一直到十歲，瑪利終於有機會學習識字，她深信只要她能夠識字，便有機會閱讀聖經。隨著學習的單字愈多，瑪利想要擁有一本聖經的期待愈高。當時，她的鄰居太太願意出借她的聖經，於是瑪利每週六都會步行兩公里路到她家去閱讀聖經。瑪利的讀經生活就這樣開始了。為了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聖經，瑪利身兼數職，只為了存錢購買聖經。再過了六年（瑪利十六歲），她終於存夠了購買聖經的費用。她的老師告訴她，在離她家鄉四十公里外的鎮上有牧師在販售聖經。然而等到瑪利辛苦地走到那位販售聖經的查爾斯牧師家中時，卻被告知最後一本聖經剛剛被人預訂了。瑪利當場不禁嚎啕大哭，將自己的故事分享給查爾斯牧師。查爾斯牧師為瑪利的心志深深感動，決定把最後一本聖經賣給她。

個聖經公會「英國暨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BFBS)在威爾斯成立。聖經公會最初的宗旨，就是要人能以負擔得起的價格，買一本讀得懂且信得過的聖經。時至今日，全球的聖經公會已有 136 個會員公會，在 250 多個國家工作。今天全球信徒手上的聖經，80%是聖經公會所印製的。1945 年受到聯合國成立的啓發，世界各地的聖經公會代表也合作組成「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 UBS)，負責統籌世界各地聖經翻譯、印刷與發行工作。<sup>4</sup> 聯合聖經公會成立之後，對聖經翻譯理論與實務最有貢獻的，就是尤金·奈達博士。

### 三、尤金·奈達 (Eugene Nida, 1914~2011) 的貢獻

尤金·奈達是一位在翻譯理論和聖經翻譯領域有著深遠影響的人物。他早年即立志成為傳教士，並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他對語言學產生濃厚興趣，並在密西根大學取得語言學博士學位。1943 年，他加入美國聖經公會，並在該機構的翻譯部門工作超過五十年。奈達被譽為現代聖經翻譯之父，他提出了動態對等 (dynamic equivalence) 或功能對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的翻譯理論，強調翻譯的目的是使讀者能像理解原文一樣理解譯文，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對等。他

---

<sup>4</sup> 聯合聖經公會在 1980 年代出資與中國基督教兩會合作，在南京設立「愛德印刷公司」(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負責供應中國廣大信徒所需的聖經。愛德印刷廠不僅印刷、發行中文聖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聖經印刷廠。截至 2024 年，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累計為世界各地 158 個國家和地區印刷聖經 2.6 億冊。

認為好的翻譯，必須考慮到目標讀者的文化背景和溝通需求。

奈達著述豐富，其中最著名的包括《邁向翻譯的科學》（*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和與查爾斯·泰伯合著的《翻譯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他還撰寫了《風俗與文化》（*Customs and Cultures*, 1954）和《訊息與使命：基督教信仰的傳播》（*Message and Miss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1960）等書籍，強調文化理解在翻譯中的重要性。<sup>5</sup>

奈達不單在學術研究上有超卓的成就，對於推動聯合聖經公會的工作，更是別有洞見。在他任內曾向聯合聖經公會提出八項日後必須達致的工作要求，包括：

1. 各聖經公會要在聖經翻譯上彼此合作
2. 與羅馬天主教和正教要有共識地合作
3. 為聖經翻譯編纂希臘文新約聖經（*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4. 希伯來文聖經文本企劃（*The Hebrew OT Text Project*）
5. 出版以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為模範的其他語言譯本，如「現代中文譯本」
6. 培訓翻譯顧問，協助全世界的聖經翻譯工作
7. 為翻譯人員出版參考書和讀本，例如學刊 *Bible Translator* 和其他專論

---

<sup>5</sup> P. C. Stine, "Eugene A. Nida: Theoretician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6 (2012), pp.38~39.  
<https://doi.org/10.1177/239693931203600113>

#### 8. 為聖經讀者出版參考書，例如 *Translator's Handbooks* 叢書

這八項工作不都是在奈達任期內完成，但時至今天，這些工作都是聯合聖經公會認同的核心工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學術性出版（包括第三、四、七、八項）。今天通行的希臘文新約聖經（*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4th edition*，1993 年）和希伯來文舊約聖經（*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1984 年），都是由聯合聖經公會和德國聖經公會出版，花了數十年時間才編纂而成；這些版本不單止是聖經公會與天主教、正教進行的聖經翻譯中指定的原文版本，亦是目前世界各地大多數聖經翻譯機構的依據。

此外，*Translator's Handbooks* 是一套具很高參考價值的叢書，但往往被忽略。表面上，這套書與一般釋經書無異，但由於其編寫目的是為翻譯人員所用，所以其內容都是務實、直接和簡潔的，並且深入交代不同譯本的不同釋經取向。

### 四、奈達與聖經翻譯

奈達回顧傳統聖經翻譯的歷史發現，傳統聖經翻譯面臨二個難題：（一）字面直譯不僅做不到更「忠實」，相反，還會扭曲語言的真貌和文本的意義；（二）有些人認為在翻譯的時候只要把意思翻譯出來就夠了，結果，就算譯者只想盡力傳達文本的真正意義，譯文卻往往流於主觀。如果照著來源語文本的形式翻譯，聽起來會覺得不那麼自然，就很容易產生誤解，甚至根本讀不懂。但是，相對地，如果把「我就是生命的糧」譯作「我就是真正的生命」，那又未免太過意譯了。

奈達的功能對等翻譯理論旨在使譯文在目標語言中自然流暢，並與目標讀者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種翻譯方法更注重意義的傳達，而非逐字逐句的翻譯。相比之下，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則更注重保留原文的形式和結構。奈達認為，翻譯並非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文化交流。

奈達的理論和方法對聖經翻譯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他推動了由母語人士進行翻譯，並在翻譯過程中與他們進行實地核對的做法。他參與或影響了許多現代聖經譯本，如《好消息聖經》（*Good News Bible*；又稱作《現代英文聖經》*Today's English Bible*，TEV）、《現代英文譯本》（*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CEV）、《新國際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IV）和《新耶路撒冷聖經》（*New Jerusalem Bible*，NJB）。奈達不僅在聖經翻譯領域有著重要貢獻，他對一般的翻譯理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他認為翻譯研究可以為語言學理論提供重要的見解，並改進語言學研究的方法。他強調翻譯過程中信息的損失、增加和偏移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奈達發展了詞彙學的新方法，通過關注詞語在不同語義語境中的不同含義，幫助翻譯者更好地理解如何翻譯多義詞。<sup>6</sup>

對奈達而言，什麼是好的翻譯？他認為「只要本土的雙語人士認為那是對來源語文本最貼切和『自然』的相符表達，就是好的翻譯」，而且譯文「應當使用人們平時所用的自然表達形

---

<sup>6</sup> J. Stanlaw, "Nida, Eugene",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J. Stanlaw (Ed.), 2025. <https://doi-org.proxyone.lib.nccu.edu.tw/8443/10.1002/9781118786093.iela0496>

式，同時又必須是（來源語）文本最貼切的相符表達」。為達成上述目標，奈達認為聖經翻譯不單單是所謂「原文」的文法而已，聖經翻譯更需考量語言學、宗教學、社會、文化等因素。<sup>7</sup>

## 五、以基督新教〈主禱文〉的翻譯為例

奈達指出，雖然許多神學家和學者都意識到〈主禱文〉的現有翻譯存在問題，但由於強大的傳統力量，在基督新教圈子中，任何修改〈主禱文〉譯文的提議都面臨巨大的阻力，導致翻譯版本僵化，甚至扭曲了原文的意義。例如，英文版〈主禱文〉中的 "hallowed be thy name"（願你的名被尊為聖）一句，一般

---

<sup>7</sup> 有一次筆者參與阿里山鄒語聖經翻譯小組會議，當時審議《腓立比書》三章2節：「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和合本），此時族語翻譯員突然停下來疑惑地問道：「狗是原住民的好朋友，我們族人不會用狗來罵人」。在很多文化中，某些時候「狗」被當作貶損的詞語，例如中文有「狗眼看人低」、「狼心狗肺」的說法。但在阿里山鄒族文化中，「狗」從未有負面的語意。在熱烈討論中，最後同工決定在此的鄒語譯文修改為「應當防備那些壞狗，也就是防備那些作惡的人」，以符合族人傳統對「狗」的理解方式。另一次經驗是茂林多納語翻譯員同工，她是一位七十歲的婦女，問我：「馬太福音說『約瑟住在埃及』，請問約瑟是在埃及租房子、買房子還是自己蓋房子？」這個問題也把我難倒了。原來茂林多納語表達「居住」的概念時，必須要和「房子」結合，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房子不能表達「住」的概念。約瑟去埃及逃難，大概沒錢買房子、也沒錢租房子，幾經討論，我們覺得比較可能就地取材蓋個簡陋的棲身之所吧，所以茂林多納語此處的譯文是類似「約瑟在埃及蓋了一個工寮」的表達。上述二個例子都說明了文化是聖經翻譯的重要因素。

人並不了解 "hallowed" 的含義，而 "thy name" 實際上指的是上帝本身，這是源於希伯來人避免直接使用上帝名字「耶和華」的傳統。另一個例子是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饒恕我們的債，如同我們饒恕了虧欠我們的人），這裡的 "debts"（債）實際上與財務無關，而是指「罪」。此外，"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應該翻譯為「不要讓我們暴露在信仰的考驗中」，因為所有信奉耶穌的人都會被視為對羅馬帝國的叛國罪。

即使神學家和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教會領袖都認識到需要更充分地修訂〈主禱文〉，但由於傳統的強大力量，大多數基督徒反對任何重大修訂，甚至反對將 "thy name" 改為 "your name"。在信徒心中，神聖的事物必須保持神聖，即使它是錯誤的。這種對傳統的堅持，使得即使翻譯不準確，也很難進行修改。由於傳統的僵化，〈主禱文〉的文本已經變得像是一種咒語（mantra），即使是毫無意義或具有誤導性的，也不容更改。信徒們可能在不理解其含義的情況下重複這些詞語，使得禱告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

奈達進一步批評，〈主禱文〉的希臘文原文（太 / 瑪六 9~13）是一篇文學上的傑作，具有精巧的音節結構。前五行每行有九個音節，並且二、三、四行具有相同的句法結構。後五行具有 15、12、15、12、12 的音節模式。然而，英文版本由於受到傳統的影響，已經失去了原文的結構和意義。<sup>8</sup>

---

<sup>8</sup> Eugene A. Nida,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MonTI. Monografía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no. 1 (2009), pp.175~182. Redalyc,

總之，奈達透過探討〈主禱文〉的翻譯，強調了傳統如何使語言的意義變得僵化，甚至扭曲。在翻譯過程中，特別是對於宗教等具有深厚傳統的文本，應該更加注重原文的意義和文化背景，而不是盲目地遵循傳統，導致翻譯失去了其原本的目的和意義。

## 六、「功能對等」的翻譯理論

奈達在美國聖經公會以及聯合聖經公會長期擔任最高翻譯總顧問數十年，然而他卻不是一位坐在紐約曼哈頓辦公室審閱譯文的聖經翻譯工作者，他一年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時間在世界各地旅行，前往各翻譯計畫的現場指導，同時也向各地翻譯員學習他們的經驗。所以可以這麼說，「功能對等」的翻譯理論是源自於世界各地同步的翻譯計畫現場經驗，而非學者在書桌前構思出來的理論。

基於奈達在世界各地翻譯計畫現場的經驗，奈達強調翻譯要以目標讀者為中心，考慮他們的文化背景、知識水平和溝通需求。翻譯的目的並不是要讓讀者理解原文的文化模式，而是要讓他們在自己的文化脈絡下理解信息。因此，翻譯的最終目的是要讓讀者能夠自然地理解文本，並產生與原文讀者相似的反應。他認為，好的翻譯應盡可能由母語人士進行，並在實地與翻譯者進行校對。奈達強調文化理解在翻譯中的重要性，認為好的翻譯需要對目標讀者的文化有深入的理解。他認為語言

的功能不能脫離文化背景來解釋。<sup>9</sup>

除了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之外，奈達也強調語言學對於翻譯的影響。翻譯並非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複雜的溝通過程，涉及到語義、語法和文化等多個層面。他提倡從多個角度來分析翻譯，包括語法結構和語義功能。因此奈達提倡使用語義分析來理解詞語的深層含義，並根據不同的語境來翻譯多義詞。他認為翻譯的過程中，信息的損失、增加和偏移是不可避免的。奈達認為，沒有兩種語言的符號組織系統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翻譯並不存在絕對的對等。翻譯是一種妥協和讓步，必須在忠實原文和適應目標讀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綜合上述考量，「功能對等」翻譯理論試圖在聖經翻譯上達到幾個目的：

1. **翻譯的重點在於傳達信息**：翻譯的目的不是逐字逐句地將原文翻譯出來，而是要將原文的信息和含義準確地傳達給目標讀者。
2. **信息與形式分離**：文本的信息和表達形式是兩個不同的層面，翻譯時不應過分拘泥於原文的形式，而應著重於信息的準確傳達。
3. **目標讀者的理解**：翻譯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目標讀者是否能夠理解，並接受翻譯後的文本。翻譯應使用目標讀者能夠

---

<sup>9</sup> 所以聯合聖經公會當今的聖經翻譯政策，是聖經翻譯計畫必須由母語人士擔任翻譯員，並且不再資助外國宣教士主持的聖經翻譯計畫。

自然理解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使他們能夠像理解原文一樣理解譯文。

4. **最貼切和自然的相符表達**：翻譯應在譯入語中找到最貼切和自然的表達方式，既能準確傳達原文的信息，又能符合目標語言的習慣。
5. **避免直譯**：直譯可能會導致譯文生硬、難以理解，甚至產生誤解。功能對等理論反對過分追求形式上的對等，而提倡根據譯入語的特點和習慣進行翻譯。
6. **動態對等**：功能對等有時也被稱為動態對等，強調翻譯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的對應關係。翻譯者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翻譯技巧，以達到最佳的翻譯效果。

功能對等翻譯法使一般信徒也能夠讀懂聖經。過去的聖經譯本多數力求在形式上與原文保持一致，導致譯文语句生硬難懂，需要專業人士加以解釋。功能對等方法使聖經的信息向所有人敞開，讓不同語言的基督徒都覺得聖經是屬於他們的，是上帝對他們說的話。功能對等翻譯法也強調母語翻譯員的重要性，因為只有以當地語言為母語的人，才能準確使用慣用語，並分辨語言中各種較為精確和深入的細微含義，而翻譯出最貼切自然的譯文。<sup>10</sup>

---

<sup>10</sup> 關於這部分，南非聖經學者 Amadi Ahiamadu 以西非內陸尼日河流域的聖經翻譯計畫為例，認為由「形式對等」的翻譯理論的譯文，對於這地區的聖經讀者非常有幫助。這個區域有著非常強烈「男尊女卑」的文化，婦女在社會結構中毫無地位可言，甚至女性被禁

無可避免地，「功能對等」理論也受到許多批評，最多的批評集中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賦予了譯入語過大的空間，甚至到了「改寫」的地步。例如一位翻譯理論學者蘇珊·巴斯奈特-麥圭爾 (Susan Bassnett-McGuire) 在其《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80) 中指出，奈達的理論在追求意義上的對等時，可能會過於偏離原文的形式，導致翻譯過於自由，失去了來源語的一些重要特徵。<sup>11</sup>

基督新教福音派的新約學者卡森 (D. A. Carson) 也有類似的批評。卡森認為，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太過往「讀者回應」傾斜。卡森肯定功能對等的核心概念，是追求讀者在接收翻譯後的訊息時，能夠產生與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反應。然而，若過度強調讀者的「回應」，可能會導致翻譯者為了迎合目標受眾，而忽略原文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意圖。例如，如果原文

---

止在公開場合發言。她舉《民數記》廿七章 1~11 節西羅非哈女兒的故事為例，這個文本對於改變人們對女性繼承權的態度至關重要。Ahiamadu 觀察到古代以色列文化和奈及利亞尼日河三角洲的社群，二者間存在著文化上的相似之處。藉由在翻譯時考慮到這些相似的文化關懷，可以促進對西羅非哈女兒敘事之相關性的更深入理解。這有助於將此文本的意義傳達給尼日河三角洲的社群，並挑戰在這些社群中對女性繼承權的負面態度。參：Amadi Ahiamadu, "A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of the Zelophehad Narrative in Num. 27:1-11", *Scriptura*, 93(2006), pp.293~304.

<sup>11</sup> Rui Zhou, "A Study o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of Lyric Prose- A Case of Autumn in Peiping by Zhang Peiji",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2-2(2022), pp.348~355. DOI:10.17507/tpls.1202.17.

讀者對保羅的教導感到疏遠，我們不應爲了追求「等同的回應」，也在現代讀者中刻意製造疏遠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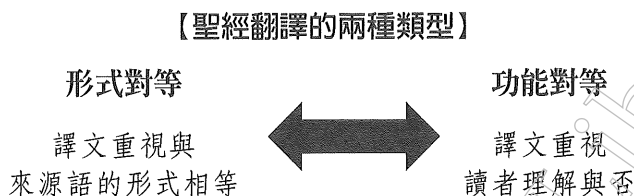
卡森對奈達的翻譯理論更大的批評，集中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將造成「文化融合」(transculturation)的謬誤。卡森批評，有的譯入語翻譯員爲了使譯文適應譯入語的文化，導致翻譯偏離原文的歷史和文化脈絡，甚至將聖經人物或情節現代化。例如，將耶穌描寫成在現代城市中行走，或者把「百夫長」譯成「警官」等等，這會掩蓋聖經的歷史特殊性。這種做法雖然可能使聖經更容易被目標受眾接受，但也會扭曲原文的真實含義。最後卡森提到，「動態對等」理論最終可能導致社會習俗或文化價值凌駕於聖經教導之上。<sup>12</sup>

事實上，巴斯奈特-麥圭爾與卡森等人的批評，正好點出了奈達功能對等理論的核心，就是來源語及譯入語的「形式」與「功能」如何取捨問題。對奈達而言，聖經翻譯所要達成的目的，乃是聖經所傳達的「意義」(meaning)，而非聖經原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的準確形式而已。就聖經翻譯實務上，現今聯合聖經公會所屬的翻譯員(Translator)、翻譯專員(Translation officer)、全球翻譯顧問(Global Translation Advisor)均經過翻譯專業訓練，在層層把關的機制下，幾乎不會有卡森所質疑的「文化融合」的譯文出現。

---

<sup>12</sup> Donald A. Carson, "New Bible Translations: An Assessment and Prospect", in *The Bib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Howard Clark Kee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93), pp. 57~59.

按上述說明，聖經翻譯的兩個路徑可以用下圖來說明：



## 七、「現代中文譯本」與教會合一

在華人的基督新教圈子中，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和合本獨大」現象。「和合本」自 1919 年出版以來，至今已經有十數種新譯的中文聖經譯本出版，但卻沒有一種譯本能夠取代「和合本」在基督新教牧師、長執、信徒心中的地位。從某個角度來說，「和合本」在中文基督新教圈子裡，具有類似「英王欽定本」(KJV) 的權威地位，是華人基督徒的「The Bible」。

然而，語言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因此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和合本」翻譯所採用的表達，在一百餘年後的今日華人社會中，很多詞語表達難以理解。再加上近代聖經經文校勘學 (Textual Criticism) 的發展，「和合本」所依據的希臘文新約是屬於較晚期的抄本，與聯合聖經公會出版的 *Greek New Testament* 中的正文比較起來，其經文權威性不足。因此，如何出版一本新的中文聖經譯本，一方面反應當代中文語言表達的習慣，另一方面也能反應近代聖經學術研究成果，是聯合聖經公會十分關切的議題。

奈達認為，要在世界上每一個地區培訓懂得希臘文、希伯來文的（譯入語）聖經翻譯員，不僅緩不濟急而且也不可行。若是（譯入語）聖經翻譯員受過初級與中級的教育，能閱讀可受信賴的聖經作為翻譯藍本，就能提升聖經翻譯的效率與速度。因此奈達推動 Today's English Version（現代英文聖經，TEV）作為其他語言譯本的翻譯藍本。

在聯合聖經公會的支持下，由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駱維仁博士負責「現代中文譯本」翻譯計畫，其核心的翻譯人員為駱維仁博士、周聯華牧師、許牧世教授、焦明女士。因為梵二大公會議開啓了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合一的更大空間<sup>13</sup>，因此在台灣聖經公会的努力下，「現代中文譯本」計畫努力往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共同譯本」的方向邁進。1969年台灣聖經公會召集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代表，成立「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期望能使雙方在聖經翻譯事工上取得更多共識。該委員會在1970年召開第二次會議，奈達親自前來台灣報告未來工作計畫。

奈達表示，目前在世界各地（指截至1970年），天主教和聖經

---

<sup>13</sup>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中的第六章「論聖經在教會的生活中」，特別提及教會有責任讓信徒容易獲得聖經和了解聖經（"Easy access to Sacred Scripture"），並指出聖經應該從原文翻譯到信徒的地區語言。對聖經公會而言，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在情況容許下，亦要在教會的准許之下，這些譯本可以與那些分離了的兄弟姐妹一同合作，使所有基督徒能夠使用它們。」



公會共同翻譯聖經的努力，已有 135 種語言之多。他希望中文的現代譯本能在五年內完成。在翻譯時，可暫時擱置不同的專門名詞，以免浪費時間。萬一僅因專門名詞不能同意，可有兩種版本，但僅限於專門名詞不同，其他詞句必須一致。為籌備這一共同譯經工作，同年暑期將在臺中東海大學舉辦一次為期一個月的研修會，由奈達親自主持。

這次研修會於 1970 年 7 月 4~31 日如期在東海大學開辦，除中國的學員外，還有香港、越南、菲律賓、韓國、日本各國的學員，連講師及服務人員在內，共有五十六人之多。這次暑期班的正式命名為「聯合聖經公會東北亞區譯經研修會」(U. B. S. Northeast Asia Translators Seminar)。學員三分之二屬基督教各派別(約三十名)，三分之一屬天主教(約十五名)。當時的中國主教團團長郭若石總主教派定四位國籍神父參加該研修會，其中三人日後也加入「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工作。<sup>14</sup> 按房神父的記錄，其翻譯工作流程是翻譯者一人將「現代英文譯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TEV)譯成中文，將譯稿分發給八位中國聖經學者，請他們將之與希臘原文新約相較，以確定其正確的意義和忠實的譯出，天主教的三位同工都在這審閱組裏工作。修改過的譯稿再寄回美國紐約的連絡處，讓譯者及其他顧問寫成定稿。

在「現代中文譯本」翻譯開始之初，奈達便與計畫核心同工擬定一份「國語新約翻譯指導原則」，該文件將「現代中文譯

---

<sup>14</sup> 房志榮，〈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的來龍去脈〉，《神學論集》26 期（1975 冬），613~615 頁。

本」的翻譯原則清楚地羅列：<sup>15</sup>

### (一) 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係

1. 動態的（實質的）相等勝於形式的相投合。
2. 脈絡意義的連貫一致勝於詞句的一致。
3. 口語形式勝於書寫的形式。
4. 中學程度（或十八至廿五歲）的人所用的話勝於比他們更老或更年輕者所用的話。
5. 今日較普遍的國語勝於地區性的、各教派的、或較傳統式的國語。
6. 譯文必須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樣能懂。

### (二) 格調

1. 在用詞、文法及詞句的安排上，必須盡力使聖經語言的不同格調反映出來。
2. 格調的水準既不該技術化，也不該太通俗化，除非作者故意選用某一說法，或動力的相等要求例外。
3. 無論如何，譯者可完全自由改變原文的形式，好在譯文中忠實說出其意義。
4. 中文的成語可用，但以不造成誤解的危險、並確實與內容相稱為限。
5. 原文中的成語總不可逐字譯出，除非其確切的意義能清楚

---

<sup>15</sup> 同上，619~621 頁。

地、毫無增減地保存下來。

### (三) 可讀性

1. 爲了可讀性(即易於明瞭)，明顯的隱含意義應使之顯明化。
2. 如代詞含混或兩可時，可用名詞來代替。
3. 被動語態的結構，如果不指明動作者爲誰，則應改爲主動語態，或保留被動語態，而將動作者予以指明。
4. 直接語氣的講詞應清楚指明來自何方，例如谷一2的一段話來自天主，便應譯爲：「天主說……」。
5. 如果能使譯文更流暢、更易懂，直接的語氣應改成間接的引語，或將間接的引語改爲直接的語氣。
6. 反語(Rhetorical questions)應予以答覆，除非下文已含有恰當的答案。
7. 指謂第一人稱(我)的第三人稱(他)，如引起混淆，便應改爲第一人稱。
8. 指謂單數第一人稱的複數(我們)，如引起混淆，應當改爲單數的第一人稱。
9. 在用複數第一人稱時，應指明說話的人是否包括在內(“inclusive we” or “exclusive we”)<sup>16</sup>，這須在每一個別的上下文內仔細加以分析。(一般說來，除非有明顯的反證，說話的人包括在內。)
10. 兄弟姊妹的年齡次第，應按照中國的習慣予以說明(聖經

---

<sup>16</sup> 類似台語中的「咱」(inclusive we)與「阮」(exclusive we)。

人物的長幼次序，普通可以按照名單的次第來決定：那就是年長的在前，年幼的在後）。

11. 實在無法避免兩可的意義時——無論是在原文或在譯文中——須擇其一置於正文，另一意義則置於附註。
12. 原文中的省略說法（Ellipses）應按譯文的需要予以補足。

#### （四）文法及用語標準

1. 長而複雜的詞句，應按譯文的需要拆開翻譯。
2. 翻譯的基本單位是一段落，容許各節之間內容及次序的調換。
3. 表達事件的名詞應改為動詞，若這樣更合乎譯文的用法。
4. 複數不必每次說清，除非在上下文中有其特殊意義，或格調有此要求。
5. 無作用的連接詞應該取消。有些引詞可以按照上下文的需要互相對換，例如「看」可更換為「聽」。

### 八、「現代中文譯本」譯文舉例與譯本比較<sup>17</sup>

#### 《馬太 / 瑪竇福音》七章 1 節

和合本：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思高本：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們受判斷

---

<sup>17</sup> 以下經文舉例，「和」表示「和合本」；「和修」表示「和合本修訂版」，又可稱為「和 2010」；「思」為「思高本」；「現修」表示「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又可稱為「現 2019」。

現代譯本：不要評斷人，上帝就不審斷你們<sup>18</sup>

《阿摩司 / 亞毛斯書》一 3

和合本：大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

思高本：爲了大馬士革再三再四犯罪

現代譯本：大馬士革人再三地犯罪<sup>19</sup>

《阿摩司 / 亞毛斯書》四 6

和合本：我要使你們在一切城中牙齒乾淨

思高本：我使你們一切城市饑荒，到處缺糧

現代譯本：我把饑荒降到你們的城裡，使你們絕糧<sup>20</sup>

《彼得 / 伯多祿前書》一 13

和合本：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

思高本：你們要束上腰，謹守心神要清醒

現代譯本：你們的心要準備好<sup>21</sup>

---

<sup>18</sup> 在此處清楚將動詞「審斷」的主詞「上帝」譯出，以免讀者誤解爲「免得你們被別人論斷」。

<sup>19</sup> 希伯來語表達重複發生，常以「……三……四」的形式表達，故「和」作「三番四次」（另參「思」）。然而中文並沒有「三番四次」這種說法，正式的中文應爲「三番兩次」。故在此「現修」譯作「再三地」。

<sup>20</sup> 「和」在此是希伯來文直譯，然而「牙齒乾淨」乃是指「饑荒」（參「思」、「現修」），與口腔衛生並無關係。

<sup>21</sup> 此處譯作「束」的希臘文表達的是「將腰間的長袍束緊開始工作」的意象，然而「和」在此卻作「約束」，在現代中文「約束」是表達「控制」的意思，與希臘文原來要表達的意象差太遠。此處希臘

## 《路加福音》— 69

和合本：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救恩的角

思高本：並在自己的僕人達味家中，為我們興起了大能的救主

現代譯本：他從他的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sup>22</sup>

## 《使徒行傳 / 宗徒大事錄》二 24

和合本：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思高本：天主卻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復活了

現代譯本：上帝使他從死裏復活，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sup>23</sup>

## 《馬可 / 馬爾谷福音》— 45

和合本：人從各處都就了他來

思高本：但人們卻從各處到他跟前來

現代譯本：群眾仍然從各地方來找他<sup>24</sup>

---

文片語「束……心」就是意味著「預備心」（參「思」、「現修」）。

<sup>22</sup>「角」在舊約常常用來象徵「權柄」、「能力」，因此「救恩的角」指的就是「大能的救主」（參「思」）、「全能的救主」（參「現修」）。

<sup>23</sup>在此「和」的譯文「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在現代中文中幾乎無法理解，因為「解釋」乃是表達「說明」、「闡明」。其實較適切的表達是「解除」（參「思」、「現修」）。

<sup>24</sup>在現代中文中，「就」除了「就任」、「就職」之外，已經很少做動詞使用，因此「和」的譯文「都就了他來」在現代中文裡不容易理解。最簡單且清楚的表達就是「到他跟前來」（參「思」）、「來

### 《馬太 / 瑪竇福音》十五 3

和合本：你們爲什麼因著你的遺傳犯上帝的誡命呢？

和合修訂版：你們爲甚麼因你們的傳統而違反上帝的誡命呢？

思高本：你們爲什麼爲了你們的傳授，而違犯天主的誡命呢？

現代譯本：爲甚麼你們爲著遵守傳統，卻違背了上帝的命令呢？<sup>25</sup>

### 《撒母耳記 / 撒慕爾紀上》十四 15

和合本：防兵與掠兵都戰兢

現代譯本：駐軍和突擊隊都戰兢<sup>26</sup>

### 《哥林多 / 格林多前書》十一 11

和合本：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

思高本：然而在主內，女不可無男，男也不可無女

現代譯本：重要的是：在主裡，男女互相倚賴，彼此需要<sup>27</sup>

---

找他」（參「現修」）。

<sup>25</sup> 在此「和」的譯文「遺傳」，依現代中文是生物科學的專門用語，若是以生物科學的角度去理解「因著你的遺傳犯上帝的誡命」似乎暗示著人違背上帝的命令來自於基因遺傳影響，這與此處要表達的意思相距甚大。在此較適當的譯詞就是「傳統」（參「和修」、「現修」）。

<sup>26</sup> 在現代中文應該沒有人可以理解「防兵」和「掠兵」的意思了。

<sup>27</sup> 「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和」）就是希臘文直譯的表達形式，但顯然譯文難以瞭解。「呂振中譯本」的譯文「然而在主裏面、女人不能沒有男人，男人也不能沒有女人」對讀者而言放在上下文中還是難以理解。「現修」在此採取了「形式對等」的作法：「在主裡，男女互相倚賴，彼此需要」，對讀者來說，就更簡

## 結 論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文化」確實是聖經翻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聖經翻譯就是要達成「跨文化溝通」的功能；而奈達所開創的「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從譯入語受眾（讀者）的角度，是一個十分有用的翻譯原則。聖經翻譯的目的若是為了宣教，那麼讓譯入語的受眾（讀者）可以明白聖經的「意義」則是聖經翻譯者的優先考量。從此角度切入，「功能對等」翻譯理論的確是聖經翻譯機構和人員不可忽視的翻譯方法。

事實上，沒有一個譯本可以宣稱「完全符合原文」。如本文所舉的例子，往往翻譯員若過於強調來源語文本的形式，則其譯入語譯文很可能使受眾難以理解。本文的目的並非為「現代中文譯本」背書，而是一方面藉著「現代中文譯本」的譯文說明「功能對等」的實際應用成果，至少在當今中文語境中，可以幫助更多人讀懂上帝的話語；另一方面也藉著「現代中文譯本」早期預備階段，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學者合一同工的美好見證經驗，再一次喚起吾輩基督信徒延續先輩合一事奉的異象。